「這不到兩小時呀，我們同去文藝天下。」在浴缸中浸著的若月，聞到陳叔授的報告，興奮極了：「快來浸一浸，我給你馬殺雞，再休息兩小時出去好好慶祝一下。」他欣然說衣入浴，浸著滾熱的鬱湯，然後由她作水中的按摩。她說：「泡沫，你第一次試過了，查先生介紹的。現在如果由清水先生帶我去查先生是認識我的……。」她立刻興奮起來。

「他去了香港，明晚是雪姐作主人，這個名滿歐亞美三洲的女明星，你認識了她，必然又敬又愛。她的道德，是一萬個女人中，難尋到一個的。我會晚中給查先生通知叫他以後裝作不認識你。」——「他不會向三位女明星說到我的職業的，很對！」兩個開始了午睡，她摟住他細聲說：「安靜下來，切不可廿四小時以內，有兩次……。」——「我明白！」兩人一直睡到六點，才起身收拾出外，聚坐京清特轉急車，在橫濱櫻木町下來，就近到了繁盛第一的「中華街」。

「比十多年前我初次來的時候，完全變了，三分之二是新建築啦，同新橋的情況一樣。」兩人看到右邊極大的燈牌：「南海大酒家」。共有五層高，在三樓獲得了席位。女侍全是土生的粵女，沒一個能說廣東話。

「這家重起重了，我認識老板姓譚，四代老華僑。」陳叔授浮起了十九歲時的往事。點了二人用的兩個熱掌，先吃酒，再嚐咐隨後的拿手南海廚師的傳統料理。飲酒中間，陳叔授問那女侍：「你們的譚老板可還健康？」

「啊！貴客是中國人！問我粗父呀？現在一體拜來一兩次，住在南郊，七十多了，還能開車吃酒。」——「你是孫女兒？從前廚房有位第一把手，可是你父親，記得他是老板的兒子，我見過的。」

「我大伯父、伯母，他們在關西大阪，那邊早開了一家，我父親最小，是老三。可能那時還小，哼，今年不到四十呢！杜廚房忙，等一會我請他來見禮。」這小姑娘不過十六七歲，陳叔授立刻記得——「是老三，那時候還在上學。」

若月等這女郎再來到時，取出袖珍小機，給她和陳叔授照了相。約半小時後，這女郎同著一個著白長工作服的壯漢來，笑著過來握手，用生硬的廣東話說：「父親常提到先生，我一家都記得的。母親不在，現在父親老多了。」當下又再照了相，陳叔授道：「我一定電話約見你父親一次，請你先面告他。」

## 一〇一九：門庭一新南海酒家樓

文・黃東
圖・陳錫

## 二六：生日會還在追行

「我不知道阿TOM的電話，不過也許可以替你問到。」黃小翠在電話裡說。

「謝謝你，我等你的答覆！」姐姐說。

十分鐘後，黃小翠的電話來了，她果然問到了阿TOM家裡的電話號碼。

於是，顯蓋姐姐便打電話到阿TOM家去。這時候，生日會仍然在熱烈地進行著，青年男女們仍然在盡情地跳着舞。電話中「哦——我是！……」阿TOM心中立即有一種不祥的脫兆。

「顯蓋還在你那裡嗎？」

「不，她已經走了！……」

「什麼時候走的？她現在還沒回家呀！」姐姐急了。

「已經走很久了。」

「不是你送她回家嗎？」

「不是，生日會還沒完，我這裡還有客人。」

## 一一九：有點作賊心虛

絲連・懷楚

「我又不是聖女貞德，怕什麼？」她答。

「其實，我懷疑你丈夫已知道我們以前的關係了，可能他太大方了，所以毫不計較。」

「你多心了了。」她笑道，「良，你不了解我丈夫的脾氣，他很自甲，有時比女人更有醋意，如果他知道我們以前的關係，他不操菜刀斬你才怪。告訴你，他有一種陳腐觀念，認為不同省份的人很難戀愛，更難結婚，而你是廣東人，他就更放心了。」她解釋道。

「這不成理由，我不相信。」李良搖搖頭說，「你大概在安慰我，是不是？」

「我何必要騙你呢？」她很認真地說，「難道要我起誓，你才相信我說的話？」

「他對我真的沒有一點成心？」

「是有一點。」他點頭承認。

「那你大可放心，在家時，你很規矩嘛，又送這麼多禮物，這使他很受感動。」她說。

「我又不是聖女貞德，怕什麼？」她答。

「其實，我懷疑你丈夫已知道我們以前的關係了，可能他太大方了，所以毫不計較。」

「你多心了了。」她笑道，「良，你不了解我丈夫的脾氣，他很自甲，有時比女人更有醋意，如果他知道我們以前的關係，他不操菜刀斬你才怪。告訴你，他有一種陳腐觀念，認為不同省份的人很難戀愛，更難結婚，而你是廣東人，他就更放心了。」她解釋道。

「這不成理由，我不相信。」李良搖搖頭說，「你大概在安慰我，是不是？」

「我何必要騙你呢？」她很認真地說，「難道要我起誓，你才相信我說的話？」

「他對我真的沒有一點成心？」

「是有一點。」他點頭承認。

「那你大可放心，在家時，你很規矩嘛，又送這麼多禮物，這使他很受感動。」她說。

## 二：羣醜狂舞

文・錦石
圖・原秋

少林百寧大師與武當的無容道長互相換了一個眼色，齊運氣道：「少林百寧、武當無容在此，請來訪施主現身！」

這兩人的功力非同小可，聲音遠遠傳去，數聲羅音嘹亮，却沒法遮蓋得住，遠非邱氏兄弟能及！話音一落，山腰忽然傳來一個銀鈴似的笑聲！

笑聲一起，樂手立即停止吹奏，但笑聲却越來越響，使得遠近的山谷齊鳴，連頭頂上的烟霧也似在飛散流宜！

百寧與無容又互換了一個眼色，臉色均已失去往常的恬靜，而坪上的羣雄更被笑聲震得心頭怦怦亂跳！

衆人正在驚詫之中，又聞坪上升起一道尖銳的長嘯，與山腰的笑聲遙遙相應，更令山河變色，羣雄暗中一望，發嘯的原來是陰秀才，都暗稱不妙，因為來者必是其同輩！

黃龍更是大吃一驚：「原來這小輛，如飛也似的轉出山坳，奔了上來！

坪上羣雄已為其氣勢所懾，都屏息而觀，不發一言，只聞低低的呼吸聲！

小轎來至第一個漢子之前才駕地停住，轎內傳出來一個輕咳，接着左前面那個轎夫才說道：「請問邱老英雄的金盆洗手大典完畢了沒有？」

邱匡道看了後面的人一下，轉頭嘿嘿地道：「正進行了一半，請問你們是……」

右前那個轎夫道：「請恕咱們來遲半步！」

邱匡道喜笑道：「也不算遲！」

話音剛剛落，轎內便傳來一個銀鈴似的嬌笑聲，說道：「多謝邱公子不怪！那麼，咱們便上坪去，看看邱老爺子吧！」

（五八）

## 二七：俠鼠殲霸

楊亞占忙把章亞光和丁貴招呼過客廳，讓他們坐下，斟了咖啡給他們，說道：

「冷靜一點，喝了咖啡再把經過情形告訴我，我們會有辦法的。」

這時，白毛鼠也走來了，牠跳上一張沙發上，注視著丁貴和章亞光。

章亞光把經過情形說了出來，他道：

「我和貴哥在外邊吃晚飯，返回家時，我妹妹淑芬已失了踪，爸爸說有兩個藍老虎的手下到來，把她帶走了的！」

丁貴道：

「楊先生，這怎麼辦呢？你有什麼辦法？」

楊亞占道：

「我一時也不知怎樣救章小姐，不過我猜，章小姐可能是被帶到這裡藍老虎的巢穴的了。」

章亞光把經過情形說了出來，他道：

「我和貴哥在外邊吃晚飯，返回家時，我妹妹淑芬已失了踪，爸爸說有兩個藍老虎的手下到來，把她帶走了的！」

丁貴道：

「楊先生，這怎麼辦呢？你有什麼辦法？」

楊亞占道：

「我一時也不知怎樣救章小姐，不過我猜，章小姐可能是被帶到這裡藍老虎的巢穴的了。」

「我們會進藍老虎的別墅去救淑芬吧！」

楊亞占却搖搖頭道：

「他的別墅防衛森嚴，有許多打手，不會這麼輕易進去的。」

三人在商量辦法時，白毛鼠不知什麼時候失了踪。過了一大段時間，他們仍是無法可想，突然，一陣門鈴聲響，楊亞占奇怪深夜誰來了，他去開花園門，章亞光和丁貴也陪他一同去開門，却見門外站着一個女郎，正是章淑芬。

他們詫異萬分，問她怎樣逃出虎口？章淑芬說是白毛鼠帶了一大羣老鼠，到來咬斷她手脚的繩子，大羣老鼠在別墅內見人便咬，藍老虎也被咬重傷，一些受傷的手下打開了別墅門逃走，她也跟着逃了出來。

藍老虎重傷被送往醫院，但白毛鼠從此也失了踪，不再來找楊亞占。（此段完）

## 一五八：打回原形

繼明不耐煩地說：現目社會，不再講究什麼子承父業那一套的了！」

做媽媽的一臉難堪：「但爸爸一心培養你，希望你繼承衣缽，提起爸爸，提起繼承衣缽，繼明的心裡馬上狐朔起憤慨波詩。他想——哼，聽你口口聲聲尊崇爸爸，做出很感激的樣子。但是，你却對不起他，在他頭上戴頂恥辱的帽子！

在這吃年夜飯的桌邊，他多麼想理直氣壯事送幾句難聽的話給媽媽聽，讓她有所愧疚。但是，桌邊有新伙記阿興和阿慶嬸，「家醜」不可外揚，他還是把話咽下肚子裡去。

吃罷晚飯，繼明看了看手錶，說他約了人，便匆匆地身要走。媽媽溫婉地打量他說：「明天春節，你回家來嗎？」

他想了想說：「我有空就回來。」人已走到店門拉鐵閘。

吃罷年夜飯，阿慶嬸和阿七兒。她說年初五才回到醫館做廚事了。拉上鐵閘，鎖好。阿七嘆口氣，一股孤寂冷漠氣氛向她襲來。如此一家空洞無聲的醫館，迫使她感到孤寂冷漠。在這樣的情況裡，使她想起——多年前的那個耀旗一起去年宵市場玩玩，錦田在電話裡說：「你和耀旗去玩吧！我陪爸爸一起去花市買花。」……

九點多鐘，耀旗走到醫館來，把穿上紅褲、灰西褲的繼珠接走。原本留守店裡的阿興，也因為節日放假，約女朋友逛年宵市場，他在繼珠、耀旗走後，也向綠萍師傅說要出去。

她點點頭：「玩個痛快吧！」然後阿慶嬸也告辭，她趕回山邊木屋去，看看兒子鴻娣和孫兒。

鴻娣年初五才回到醫館做廚事了。拉上鐵閘，鎖好。阿七嘆口氣，一股孤寂冷漠氣氛向她襲來。如此一家空洞無聲的醫館，迫使她感到孤寂冷漠。在這樣的情況裡，使她想起——多年前的那個耀旗一起去年宵市場玩玩，錦田在電話裡說：「你和耀旗去玩吧！我陪爸爸一起去花市買花。」……

九點多鐘，耀旗走到醫館來，把穿上紅褲、灰西褲的繼珠接走。原本留守店裡的阿興，也因為節日放假，約女朋友逛年宵市場，他在繼珠、耀旗走後，也向綠萍師傅說要出去。

她點點頭：「玩個痛快吧！」

「你知我住址，搞到我要去姊妹處住，究竟但幾時走唬？」

戴維詩曰：「後日已經有人接替但，我地有一個不成文規定，調職固時有假期，包括又有補假嘛，所以但有權逗留，或者返祖家，由得但度完假，然後返祖家上任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如果但不走，我豈不是慘？」

戴維詩曰：「不必驚但，不如咁嘛，你來我處住如何？橫豎比提咁愛你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唔得，我唔習慣，去你處坐下就好，住就咪拘矣！」

師姐容又問但，洛奇有幾耐假期。

戴維但曰：「計計埋？又約你去街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然，我好驚呀，但話我不應承但，但會發嬲，又問我知不知男人發覺後果係點。」

戴維詩曰：「豈有此理！但實係咁講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當然嘛！但